百姓故事

三十年前的一张募捐券

○应红枫

作者珍藏的社会福利奖券。

整理书柜,从最底层的一本笔记本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社会福利募捐奖券,面值1元,右下侧还印着“试发行”的字样,发行日期是1987年,至今刚好30年了。

那张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还是我在校读书时认捐的。好像记得是班主任老师到班级来动员同学们,让大家为社会福利做一份贡献。那个时候,中国社会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期,国家的各项建设需回笼社会闲散资金,国库券、有奖贴花储蓄、社会福利募捐等等,各色各样,挺多的。30年前的1元钱,对我们海岛渔村的小学生来说,也是比较可观的一笔钱。那个时候,村里的孩子在过年的时候谁如果能够拿到10元钱的压岁钱,算是班级里的“富翁”了,不像现在城里的孩子,过个年拿到手的压岁钱,几千上万的也不稀奇。那个时候,夏天里到临近的小街上买一支奶油棒冰,只需1角钱,买个大大的香瓜解馋,不会超过5角钱。

那天,老师在课堂上讲了社会福利募捐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班级的42位同学,有一部分从有限的零花钱里,摸出1元钱来,认购了那一张社会福利募捐券。也有一部分应诺放学回家向父母亲要钱后再来认捐。我和其他几位家境实在困难的同学,知道父母不会给钱,只能红着脸低下了头。但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思想都很纯,老师的话无异于最高指示,那时也没有郭美美这样的新闻人物出现,所以响应老师的号召为国募捐感觉是义不容辞的应尽责任。我和那些拿不出钱的同学,也想尽办法去筹集这1元钱。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土地,已基本上承包到户。但我所居住的海岛渔村,有一部分村民,属于渔业户口,原渔业队所属的大型渔业捕捞机帆船,及渔业队所属范围内的海塘滩涂改良地尚属集体资产,无法承包到户。那些滩涂改良地每年栽种大片玉米、西瓜之类。为了尽快改良土质,他们每年向村民征购绿肥,铺垫在秧苗棵株间,让腐烂的草叶滋养土壤。他们收购绿肥很便宜,满满一筐绿草,才给几分钱,一般的村民都不愿意干,渔业队便把目光瞄准了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动员我们去割青草卖给他们当绿肥。

我和当时拿不出1元钱的几位同学,就在放学后背上竹筐,到山坡田边或河塘荒滩上去割青草了。但是满满的一筐青草,最多换不了5分钱。但是为了凑足这1元钱,我们每天一到放学,就抓紧时间去割青草。有一位同学,为了多割一些河塘边鲜嫩的青草,不小心跌下河堤,差点被淹死。就这样,我们连续苦战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用我们满身泥巴和满手伤痕付出的辛勤劳动,割下了一筐筐青草,换回来1元钱。当我们从老师的手里接过来这1元钱的奖券时,我们不但感觉为国家做了一份贡献,更加感觉能够在同学们中间平等地抬起头来了。

这一张社会福利奖券,被我平整地夹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笔记本里,珍藏在老家的抽屉中。虽然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们经历过五六次搬家,乃至直到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但都没有舍得丢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劳动的汗水赚到的1元钱,也是第一次为社会福利募捐做的贡献。

笔随心动

我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孙昌建

时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说网上的段子要比小说好看,或者是说现实中的新闻远比小说和电影要精彩;有时我们也会说,那天看到的故事像电视剧似的,这么巧这么巧,巧到编都编不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也是颇有同感的,但同时我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我以为新闻和文学就不是一回事情,这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文学或者说小说,除了要源于生活之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征,那就是文学还是审美的。这让我想起我最近读到的《广州文艺》上的一篇中篇小说《对手》,作者是我们浙江某建筑公司的员工。

《对手》跟当下的诸多小说不太一样,取材和人物都有点像“真人真事”似的。它主要讲一个“善后事件”,即建筑公司如何跟“对手”们讨价还价,这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一女中学生王晓霞。老实说,一开始读《对手》我是不太喜欢的,因为它太朴实了,把死者亲属描写的也太过势利了,好像全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包括“死”也成了利益中的一种筹码。或许这正是现实生活的某一种写照,也是“我”长期做此类工作的第一反应。有的时候,某些职业某些工作的确会让人沾上其职业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会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我就见过职业主持追悼会告别式的司仪,因为太过投入和太会表演,反让人悲痛不起来,或者在悲痛中会突然感到一种好笑和荒谬,这就适得其反了。

《对手》能打动我,也最后能打动小说中的“我”的,其实就是王晓霞的中考考了第一这一事实,这触动了“我”的神经,然后可能在情感上便有所倾斜了。因为在这之前已有闲笔写到“我”的儿子,也参加了中考且已考取了重点高中,虽然名次远不如她。在这里我想能否让闲笔更闲一点?我以为如果能在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上有所开掘和推进,即离“善后”的过程和结果稍微远一点,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因为我们并不在乎整个善后的过程,而是想看人物,看人物有哪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包括看其母亲,看其弟弟,这要有点“意外”才好。如果能将这一对父女关系,投射到“我”与儿子的父子关系上面,甚至“我”有可能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儿子在给自己烧纸钱,诸如此类的,看似荒诞,但那就可能进入文学的审美阶段,也就高于生活了。

现在的小说当然没有朝我的杜撰走,但它也写到“对手”,特别是小说的结尾,作者是这样写的:“人会遇到无数对手。我儿子17岁,王晓霞也是17岁,儿子的同学应该也是17岁。今天王晓霞是我悲情的偶然对手,也许在明天他们是同在蓝天下温情的潜在的对手。”这样的处理我觉得显得窄了,且先不论“对手”这种关系是否成立是否妥当,但是将儿子和王晓霞也作为对手,我觉得就让这篇小说的对焦和立意有点虚掉了,虽然虚掉也是一种效果,但于这个题材和这种写法却是甚为可惜的。

我以为王晓霞这种对手的存在,才可能唤醒我们的良知,这样的良知已经麻木甚至泯灭了,或者已经成了工作流程的某一环节,就像追悼会或告别式的某些环节。王晓霞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是夺回应该得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的卑污,她让我们改变,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份职业和这个建筑的群体,乃至照亮我们的前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对手就是自己,自己的良知,自己的悲悯。但于这篇小说来说,最后如果王晓霞能退回手机,是不是会更有力量一些?

夏日西子荷 赵华佳 摄

性情中人

汪逸芳赠我四只鸡

○王 珍

汪逸芳在朋友圈里晒了一群小鸡儿,是她画的,比真的还可爱,也更适合我这款叶公好龙者。如今,虽然回到田园生活不难,钱不够,买得起郊区或者山区的房子就行,但真要回归鸡犬相闻的老日子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撇开环保啊、城市禁养禽畜之类的法规不说,光是鸡屎狗尿、鸡飞狗跳的,我就受不了。所以,汪老师的鸡来得恰到好处,是一条回到童年时光的绝佳路径。

汪老师画鸡,不仅仅是画,她还站在鸡的立场,把鸡的原话翻译给我们听。芳草地、点点红花,一抹淡墨的远山,重点是有一些鸡,是小鸡,它们三五成群,在那儿叽叽喳喳地问:“爸爸去哪儿了?”不过,在我眼中,它们只是一群无邪也无忧的小鸡,它们应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爸爸”这个亲戚吧?不过,善良的汪老师一定是更知它们,她和它们的交道当然不是以日计算。汪老师是怜惜它们的,所以提醒它们去找爸爸。

反正以我的“小人之心”,就是对小鸡喜欢得不得了。我一向口无遮拦,立马说:“给一只吧。”每一次我伸手,汪老师总是答应得那么爽,给得那么快。

那些日子,我每天“盯”着汪老师,看她一帧帧地画了雄鸡画母鸡,送那些生肖属鸡的朋友。或者是雄纠纠、气昂昂,“一叫千门万户开”的气势,或者是羽翼丰满、温良敦厚、脚力健硕的姿态。我特别喜欢汪老师画的成年鸡的翅膀,虽然不具备高飞的功能,但无不拥有护雏的责任感。我从画中获得的是家的温度,让我情不自禁地感念父母的种种好。

不过,我在心中祈祷,汪老师给我的会是一只像小鸟一样的小鸡,生命中最萌的样子,甚至可以不分男女。反正我只听到人们叫成年鸡为公鸡、母鸡,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男小鸡、女小鸡的。

内心深处,我认为小鸡是用来养的,长大了,就会和杀白鸡、冰鲜鸡,还有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那个座山雕搞的什么百鸡宴联系在一起。而我拒绝一切和菜肴相关的鸡,因为童年的我和鸡有一个友爱的故事。

我没和汪老师直说,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汪老师看得透我的小心思。但拿到汪老师送来的画,我还是喜出望外:是我讨的多倍,有四只小鸡!且其中三只喙衔一线红绳,那只着急地仰望着红绳的一定是我,因为我话多又贪吃,难免红绳时常脱落的……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还情不自禁地用手指轻轻地触摸,似有小鸡绒绒的温柔感。

以前是从那些非常美好的散文句子中读到汪逸芳这个名字的,但近年越来越多地看到汪老师用色彩濡染宣纸。不管是用文字来构筑栩栩如生的画面,还是直接用墨把纸染得活色生香,都做得那么专业。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她是画家抢作家的饭碗,还是作家抢画家的饭碗。但汪老师说了,都不对,她只是玩玩。

这玩得也太雅了!但不管玩得多大、多牛,汪老师始终就像一个安静而羞怯的女生。她静静地听泥土里花开的声音,听农家小院里鸡说话的声音,听流水在小桥下走去的声音,听朋友们心底里真诚的声音,就是听不见窗外有嘈杂的声音,比如,广场舞大爷大妈和小鲜肉的球场之争,她永远都不会懂:可以与世无争,干吗要去争什么场地呢?

翻着汪老师很有心地赠我的画册《逸芳雅玩》,真是从心底里喜欢。每一幅画连同配的那些美丽句子,都给我无数喜欢的理由。但不懂书画的我居然说不出一句上得了台面的话。幸亏早有书画家、作家们很专业的点评在,轮不到我来说三道四了。

不过,不懂不代表不喜欢呀,所以,喜爱之情还是会溢于言表的,故而说这些了无用处的废话。反正汪老师一直叫我“小朋友”,那就以小卖小童言无忌一次吧。

真情流淌

如果父亲还在

○张辉虎

如果父亲还在
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
我都愿意与他分享
或向他问候一声

如果父亲还在
接到我的电话
或看到我匆忙的身影
他都会很高兴
因为他相信
孩子有心
也有所作为

如果父亲还在
他一定会在电话那头
或见面的刹那提醒我
饭要吃饱
衣要穿暖
要少熬夜
出行要时刻注意安全

如果父亲还在
他一定会对我有求必应
譬如作一首诗
譬如写一幅字
譬如到村口来接我
帮我挑或多或少的行李
甚至盛了一碗饭
也要先递给我

如果父亲还在
他一定又会用日记
或是土诗
记下他作为父亲的
这一天的喜悦与自豪
抑或是孤独与无奈

父亲不在了
他去了天堂
骨灰却还留在杭州
这么近的距离
同在一个城市
父亲啊
你听得到儿说的吗
你看见儿写的土诗了吗

父亲不在了
本想把这节日淡忘
未曾想到的是
在淡忘与拒绝中
尽是莫名的哀伤

难忘记忆

再说冯根生与亭子

○孙国翔

2017年7月4日。

这一天我的朋友圈被一条消息霸屏:中国企业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改革的见证者、实践者冯根生走完辉煌人生。

是日傍晚,杭城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钱塘江上涛声如雷。这天气,似乎也在为冯根生送行。

我与这位驾鹤仙去的老人的缘分,可从杭城庆春路联桥边上的那座庆余亭说起。

庆余亭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冯根生为方便市民歇脚,专门拨款从宁波请来木匠老艺人王成嘉师傅造的。与这亭子一模一样的还有一座,在原杭州中药二厂,现中国青春宝集团厂区,叫宝亭。亭子建成不久,我和阿鹏写了《老人与亭子》一文,在《杭州日报》副刊刊登后,冯根生很开心地在中药二厂餐厅,请我们好好地吃了一顿饭。

弹指一挥间,我与冯根生的交往,已有三十多个年头。

如今我还很清楚地记得,1997年我因工作需要去青春宝集团看冯根生的时候,他已64岁。当年的冯根生看起来很健康,也很精神,根本看不出已经六十四载风雨洗刷的痕迹。那次,我是陪法国《欧洲时报》总编辑一行人去参观的。当妙语连珠的冯根生以公司董事长身份向法国客人介绍自己14岁当学徒,工龄正好满半个世纪时,客人们都有点吃惊,一致说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十岁,并都想听听他的养生之道。

好个冯根生,竟乘机现编出一段广告:“要想身体好,常吃青春宝,早晚各四片,包你效果好。”话声一落,满座喝彩。

冯根生当时的好心情,与他当这家企业一把手的26年来,企业在改革的道路上扬鞭催马,不断跃进有关。远的不说,当时的中国青春宝集团,5年前的产品销售额尚只有1.2个亿,创税利1400万元左右,而1997年,冯根生说起码可以拿下7个亿的销售额,创1.7亿元的税利。20年前的1.7亿税利,对杭州市意味着什么?

不由想起1996年12月8日他受命兼管杭州胡庆余堂上任第一天,在该厂全体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的那番精彩演说:就像一场局势已经明朗的篮球比赛,我好比即将获胜一方的主力队员,在终场前突然接到命令,让我到处于劣势的另一方去组织进攻,而且是铁的命令,只许胜不许败……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背水一战!

有必要介绍一下杭州胡庆余堂这家百年老字号当时的形势。由于该企业前个别领导人的失误和错误,企业经济效益已呈负数,但加入青春宝集团后,却在不到一年时间重现生机。“通过引进灵活的机制,大大地激发了胡庆余堂全体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们的主观能动性,短短十个月,胡庆余堂不但彻底走出困境,更可喜的是迅速在市场上赢回了声誉,今年预计可以创税利1500万元以上;另外,还在香港最繁华的地带开张了首家胡庆余堂国药号,争取在较短时期内连开几家连锁店。”冯根生对欧洲时报客人说起胡庆余堂的变化时,眉宇间荡满了喜色。其实,对冯根生来说,企业的每一步成功和发展,都是要比常服“青春宝”更补养身子的呀!

那段日子,冯根生还在紧锣密鼓地谋划青春宝集团此前刚收购的四川九龙制药厂如何在春节后顺利投产的事宜。投产后的四川分厂,将生产各种名牌中成药。让积淀着祖国千百年历史和文化的中药,去占领更广泛的国内外市场,这可是上世纪40年代就参加工作的冯根生的毕生追求。

因为非常熟悉了,那天与他告别时就免不了打趣他:冯厂长,你本身就是一颗青春宝啊!冯根生开怀大笑。

今,这笑声已随风去,而亭子依旧……

人物速写

精微审美李明桓

○羊荣江

很少有人专门做一场小楷书作的展。对于书法家而言,这性价比很低——费时、费力、费神。但在李明桓心里,这是一种理想中的展览形式。李明桓尽管已被大家熟知多年,但直到现在,他才愿意慢悠悠地来呈现一场自己的个展,而且,决意要挑战高难度。

许多人对李明桓的认知,源于G20央视直播室。那一次,他被邀请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书法、篆刻,现场书写了“杭州”两个大字。更多时候,他的名字与前辈们一同出现在国内外书法、篆刻艺术群展中。可以说,李明桓是当下炙手可热的青年书法、篆刻家之一。

李明桓很年轻,是个80后,但他履历丰厚,从本科起就师从书法家祝遂之教授,是书法学博士、中国美院书法系教师,亦是最年轻的西泠印社社员之一。

要办一场小楷的专门展真的不易,一来小楷作品受制于空间;二来要创作出好的小楷作品费时费力。最难的是,小楷创作既要根植于传统,又要呈现出独有的个人风格,这需要很强的驾驭能力。

于是,李明桓从筹备选材到正式创作、装裱、策划、展览,可谓倾情投入。他更愿意将这长达两年的过程称之为一次完整的“创作”,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

他说,小楷是很贴近个人内心的一种创作。之所以选择写小楷,是他期待以此来实现一种“视觉转变”:从粗放的审美走向精微的审美。

“我想通过这样的书写,让习惯于快节奏生活的人们体味慢下来的感觉。”谈到小楷,李明桓提到了一些关键词:精微、慢、安静、个人、内心……这些指向的是一个人在艺术中所得到的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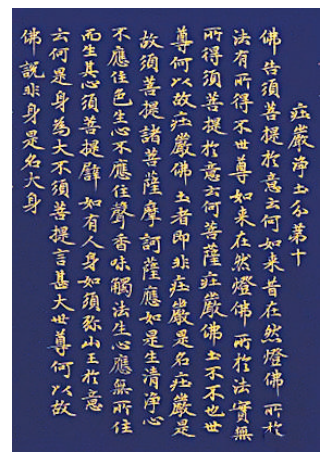
所以,这样一场展览带给观众的,一定不只是书法、艺术上的,它更指向你的内心。李明桓绝对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完美主义者。

李明桓展出的每一件小楷作品背后,是数十张乃至上百张“废品”。一幅近6000字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整整创作了半年,才有了最满意的一张;另一幅《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则写了三个月。这个小楷展,李明桓准备了整整两年。

李明桓从两年的创作作品中,精选了最佳的30件,构成了芸廷7月的新展——“起落微茫:李明桓小楷书法展”。

细看这次展出的作品,你会看到长条形的《琵琶行》,跌跌荡荡的小字从高处落下,正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墨绿纸书写的《梅花诗》字与字间错落留白,有扑面一股凌霜之气;那幅《闲情赋》,前后特意用更小一号的字附上序、五名家点评;《桃花源记》则被刻意分段,书写在洒金纸上,更多了几分清秀。

书法展时间和地点:7月2日—7月18日,杭州西湖圣塘景区2号,芸廷小坐。



李明桓书法作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